

榮耀與孤獨

謝淑蘭*



剛獲獎沒多久有同事熱心為我慶賀，很好奇地問我的日常究竟是怎麼過的，才能夠獲得今日的殊榮。當時左思右想，乍時，還真是說不上口，我的日常生活究竟為何啊？我好像每天都是 5 點之前就會自然清醒，然後除去上課或是開會，其餘時間大多就是坐在書桌前閱讀—再閱讀—寫作—再寫作—然後一天就這樣過了。我的同事聽聞後當下說：「什麼！你的生活就這麼單調無趣！」但是我好像從不覺得自己的生活單調無趣，反之我覺得每一天都過得好充實，也好忙碌。甚至已經習慣每一天要趕寫報告、修改論文、回應審查人意見……，如果哪一天起床，突然發現手上沒有論文要趕著撰寫，就會覺得整個人像是洩了氣的皮球，沒了重心。或許這是所有能夠獲得研究殊榮的人日常寫照吧！

*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合聘於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自己這一次的研究表現比起往年有何更突出之處，猜想也許是時機剛好到了吧！從前沒有獲獎時，有人曾經安慰的說：「有獲獎固然是一種肯定，但是沒獲獎並不代表自己不夠優秀！」言下之意是，除了自身的努力，還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因素才能獲獎。所以，我並不必然是這一次競爭者中研究最傑出的那位，但也不必然是往年競爭者中不夠優秀的那一位。或許今年就是剛好水到渠成，遇到好的伯樂審查委員，然後就獲獎。然而前提是，我必須每一年都是在準備好的狀態，有道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所以今日的獲獎殊榮，要感謝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協助我隨時都能夠準備好的所有人。沒有這些人的相挺及忍受我的強迫性格，我孤身一人的寒窗苦讀，也不見得能夠獲致梅花綻放。更何況，我的研究領域是實驗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更依賴蒐集與分析人的資料，所以實驗室必須有足夠的研究人力，才能夠獲得豐碩的研究資料。

提到研究人力，的確在臺灣學術圈做研究並不輕鬆，因為整個學術環境並不像國外那麼完整。在國外的高等教育體制，有完整的從實驗主持人、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碩士生，乃至大學生的垂直學術鏈，甚至資深的研究者，還有一群年輕的研究者從旁協助帶領實驗室的成員。反觀臺灣，實驗室主持人必須親自帶領大學生做研究，更甚者，必須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指導不具備本科班知識背景的專任研究助理做實驗。也就是說每執行一項研究計畫案，都必須步步緊迫盯人，才能夠確保實驗的順利推進，以致研究成品的產出。但是身為大學教授，研究並非是唯一的工作，還要兼顧教學、服務與輔導，因此如果沒有具備多重作業處理的高效率能力，難以在教研中表現傑出。特別是我的研究領域為認知心理學，雖然這個學科在國際間算是一門顯學，但是在臺灣可以算是冷門學科，因為它不太具有金錢效益。因此自從我踏入學術研究領域這 20 多年來，從一年學生有時候高達 10 多位，到現在一年只剩 2-3 位學生，有時甚至掛零的窘境，但是研究還是要持續下去，解套之路只能依靠招募專任研究助理來負責研究工作。

然而談到專任研究助理，更有說不出口的苦楚。每每徵聘廣告一出爐，雖然求職函如雪花般飛來，但是有 9 成 9 並不適任，多數是非本科班畢業，這些求職者也以為只是來處理行政庶務，殊不知要執掌的，是門檻極高的腦神經影像技術的實驗，更不知道要思考的是極具哲學與邏輯的艱澀學問。於是招募到最後，就算終於聘到一位可造之材，還必須從頭教起，然後只能祈禱，這些花費龐大心力訓練出來的研究助理能夠安身立命工作個幾年才離職。無奈的是，近幾年研究助理的高離職率，讓學術研究環境更是雪上加霜。我常想，我們是

身處於學術界並非在業界，是因為對研究議題感到興趣，而非是在做一項苦勞的工作，對我而言，能夠整日待在冷氣房享用學校所有的資源，讀著自己不討厭的文章，偶而還能和實驗參與者聊聊天分享人生經驗，這不啻是一種另類的享樂生活嗎？當然，如果研究助理一開始抱持的心態就是視專任助理為「純粹的工作」而非「研究的工作」，那麼可能就無法體驗到那種樂趣了。在此分享一則勵志銘——挺住今天含淚的耕耘，才會贏得明天歡笑的收割——給所有參與研究工作的人，如果想要從基層人員爬上高位，如果想要在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領域發光發亮，那就要有不計較得失的態度。

我的研究專注於「認知控制」歷程，喜歡從不同的研究手段及面向來做探討。上一次我獲得國科會（今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時，是基於腦電位波研究技術探討認知控制的研究成果；而這一次得獎，則是基於腦造影研究技術探討認知控制的研究成果。前者技術是我已經升等為正教授，透過國科會短期訪問研究機會，親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取經，當時把自己的身段放到儼然是一位大學生，從頭學起，不恥下問。而這一次腦造影技術的學習之路，不像之前親赴國外取經，而是在臺灣自學，並且透過國際朋友介紹他們的研究生來臺協助指導。腦造影的學習門檻遠高於腦電位波，加上專任研究助理完全不具心理學，更遑論認知神經科學背景，所以我除了自學，還必須同步督導助理的學習。這一路走來可說是跌跌撞撞的，因為都不是自己駕輕就熟的研究技術，但也只能在磕磕碰碰中成長。從初出道時的探討正常人與神經病變患者（特別是巴金森氏症患者）的行為研究，中途取經的腦電位波技術，乃至後來自學的腦造影等研究方法，以及分別從老化、情緒與睡眠等因素，並且配搭數理模型，去解釋這些正常與病變的認知控制機制，過程中的每一個議題轉折，都必須花費好幾倍的心力去研讀相關的文獻，又苦於國內學術圈缺乏神經腦影像的技術團隊作後盾。正因為自己現在都還是在學習的孤獨道路之中，想藉此呼籲臺灣學術界應該鼓勵跨領域的團隊合作，讓大家截長補短，協力合作，才可以事半功倍。

回首這一路的學術生涯，雖然孤獨，但其實還是遇到不少貴人，才得以獲得今日的榮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僅將此榮耀分享給這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